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傅振倫編

劉知幾年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國史學叢書

何炳松主編

傅振倫編

劉
知
幾
年
譜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(978222)

中國史學叢書 劉知幾年譜 一冊

每冊定價大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著者 傅振倫

主編者 何炳松

發行人 王雲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(本書校對者毛鷄基)

目錄

一	引言·····	一
二	劉氏世系·····	一八
三	子玄先生之家世·····	二二
四	子玄先生學行述略上·····	三〇
五	子玄先生學行述略下·····	三九
六	年譜·····	四九
七	年譜後紀·····	一五五

劉知幾年譜

一 引言

吾國史學之起源，較他國爲早。遠自黃帝，卽置史官。世本曰：「沮誦、倉頡作書，並黃帝時史官。」（廣韻九魚沮下引）是其徵也。史策之記注，殆亦起於此時。沿至夏商，史分左右。（見漢書藝文志，禮記玉藻及文心雕龍史傳篇）周官、禮記，又有大史、小史、內史、外史、御史之名；蓋至成周，其制益備矣。卽下至諸侯附庸，亦各設史職：魯有太史（左傳昭公二年）；齊有太史、南史（左襄二十五年）；鄭有太史（左昭元年），祝史（左昭十八）；楚有左史（左昭十二及楚語上），又有倚相（左昭十二）；史皇（左定四）；秦、趙皆有御史（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）；趙又有史墨（左昭二十九）；薛有侍史（史記孟嘗君傳）；晉有太史（國語），左史（左襄十四），又有史趙、董狐（左襄三十）；

衛有祝史（左襄二十五），有太史（左閔二）；號有史歸（晉語二）。至於州閭，亦各有記。禮記曰：「宰辯告諸男名，書曰：某年某月某日某生，而藏之。宰告閭史，閭史書爲二；其一藏諸閭府，其一獻諸州史。」史通史官建置篇曰：「古者人君，外朝則有國史，內朝則有女史。內之與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晉獻惑亂，驪姬夜泣，床第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。楚昭王讌遊，蔡姬對以其願。王顧謂史書之，「蔡姬許從孤死矣！」夫晏私而有書事之冊，蓋受命者，卽女史之流乎？」（外篇第一）則內廷禁中，亦有史以記事矣！此皆古代史官而見於載籍者也。至其史籍，亦有可考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，見於春秋左氏傳；金版六弢，見於莊子。皆古史也。西周而後，或名春秋：如墨子引燕之春秋，宋之春秋，齊之春秋，周之春秋（見明鬼篇下）；又言吾見百國春秋（史通六家篇引墨子佚文）。申叔時言教太子箴以春秋（國語楚語），司馬侯言叔向習於春秋（國語晉語）。蓋晉之乘，楚之檣杌，魯之春秋，以及孔子所見百二十國寶書，均得以「春秋」名之也。周末人語，常引夏志商志，周志，或周書周紀，以及孟子所謂於「傳」有之等書，雖不以史名，實皆古代史書也。惜古籍淪亡，傳今者尠。存於今者不過六經。章學誠有云：「六經」皆史（文史通義易教篇上）。蓋「六經」皆古史也；詩，文物之國別史也；書，

紀傳之通史也；易，哲學之史也；禮樂，政書之屬也；春秋，編年之通史也。劉知幾謂「古者，言爲尙書，事爲春秋；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職」者（史通載言篇），亦此義也。孔子既著春秋，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，以失其真，故論本事而作「傳」（漢書藝文志語），是爲編年體之祖。左氏既爲春秋內傳，又稽其佚文，纂其別說，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終於魯悼公，別爲春秋外傳——國語，而開國別載記之體。自是而後，記事者，遂有編年紀傳二體。然以一篇記一事，不能統貫一代之全；編年者，又不能卽一人而各見其本末。漢司馬子長更參酌古今，發凡起例，創爲紀表志傳之史。本紀，以序帝王；十表，以繫時事；八書，以詳制度；列傳，以誌人物；更有世家，以記侯國（此用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語）。然世家所以述德業之可世其家者，非專記諸侯也。然後一代社會體相，粲然備於一書。蓋司馬氏世司典籍，工於制作；論者稱其書兼尙書春秋之長，良非虛譽。班固祖述，一仍其體；雖通述斷代之有異，固紀傳體不祧之宗矣。後來繼作，部類益廣。六家十流，篇帙益富。至宋袁樞叙紀事本末之體，史體大備矣。唯自來作者，通無遠識。貌同心異，深乖體法。故劉子玄云：「自漢已降，幾將千載。作者相繼，非復一家。求其善者，蓋亦無幾矣！」（史通敘事篇）考唐前諸史通病，約有七端：一曰敘事之煩蕪；

二曰體例之乖越；三曰史實之濫載；四曰史事之缺書；五曰撰述之不實；六曰史體之靡儷；七曰機械之模仿。茲姑就史通所論者，綜述之。

一曰敘事之煩蕪：大抵近代史筆，敘事爲煩；權而論之，其尤甚者有四……：史官徵其謬說，錄彼邪言，真僞莫分，是非無別，其煩一也……：抑惟恆理，非復異聞，載之簡策，一何辭費？其煩二也……：自三公以下，一命以上，苟沾厚祿，莫不備書……：贊唱爲之口勞，題署由其力倦，具之史牘，夫何足觀？其煩三也……：聲不著於一鄉，行無聞於十室，而乃敘其名位，一一無遺……：其煩四也。

（書事篇）

始自兩漢，迄乎三國，國史之文，日傷煩富。逮晉以降，流宕逾遠。尋其冗句，摘其煩詞，一行之間，必謬增數字；尺紙之內，恆虛費數行。夫聚蚊成雷，羣輕折軸，況於章句不節，言詞莫限，載之兼兩，曷足道哉！然則才行，事跡，言語，讚論，凡此四者，皆不相須；若兼而畢書，則其費尤廣。但自古經史，通多此類。能獲免者，蓋十無一二（原註云：唯左丘明裴子野王邵，無此也。）（敘事篇尙簡）

……自茲已降，史道陵夷。作者蕪音累句，雲蒸泉湧。其爲文也，大抵編字不隻，捶句皆雙；修短

取均，奇偶相配。故應以一言蔽之者，輒足爲二言；應以三句成文者，必分爲四句。彌漫重沓，不知所裁……然則，史漢已前，省要如彼；國晉已降，煩碎如此。（敘事篇用晦）

但近代作者，溺於煩富，則有發言失中，加字不愜；遂令後之覽者，難以取信。（浮詞篇）

二曰體例之乖越：

史通序例篇，歷摘舊史牴牾凡例之失。其內篇並敘及編次，斷限，稱謂，題

目，褒貶……之謬。對於諸史漫無準的，遂興便作之弊，尤爲不滿。其言曰：『意好奇而輒爲，文逐韻而便作。用捨之道，其例無恆。但近代爲史，通多此失。』（稱謂篇語）『非惟言無準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』（浮詞篇語）且於紀傳體史籍之煩晦，亦大肆掊擊，試略言之——

一、天文志之冗廢 『海田可變，而景緯無易，古之天猶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。必欲刊之國史，施於何代不可也？』（書志篇天文）

二、藝文志之汗漫 『唯藝文一門，古今是同；詳求厥義，未見其可。愚謂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。』（書志篇藝文）

三、史表之煩費 『夫以表爲文，用述時事，施彼譜牒，容或可取；載諸史傳，未見其宜。……』

文尚簡約，語惡煩蕪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稱周備？……且表次在篇第，編諸卷軸，得之不爲益，失之不爲損。……語其無用，可勝道哉！」（表歷篇）

四、論贊之煩黷 「……其有本無疑事，輒設論以裁之。此皆私徇筆端，苟銜文采，嘉辭美句，寄諸簡冊，豈知史書之大體，載削之指歸者哉？……夫每卷立論，其煩已多；而嗣論以贊，爲黷彌甚！亦猶文士製碑，序終而續以「銘曰」，釋氏演法，義盡而宣以「偈言」。苟撰史若斯，難以議夫簡要者矣！」（論贊篇）

五、載文之失 載文篇曰：「……且漢代詞賦，雖云虛矯，自餘他文，大抵猶實。至於魏晉已下，則僞謬雷同。擢而論之，其失有五：一曰虛設；二曰厚顏；三曰假手；四曰自戾；五曰一概。」雜說篇下亦云：「……逮於近古，我則不暇。至於梁武之居江陵，齊宣之在晉陽，或文出荊州，假稱宣德之令；或書成并部，虛云孝靖之勅。凡此文誥，本不施行，必也載之起居，編之國史，豈所謂撮其機要，翦截浮辭者哉？但二蕭陳隋諸史，通多此失。唯王劭所撰齊志，獨無是焉。」

六、題目之失 「至范曄舉例，始全錄姓名，歷短行於卷中，叢細字於標外；其子孫附出者，

注於祖先之下。乃類俗之文案孔目，藥草經方。煩碎之至，孰過於此。……自茲已降，多師蔚宗。魏收因之，殆又甚矣！』（題目篇）

三曰史實之濫載。夫恥當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聞，人之情也。故無不欲名刊史冊，藉垂不朽者也。歷代史官載筆，亦以列傳爲濫，故史通之言曰：

嗟乎，自馬班以來，獲書於國史者，多矣！其間則有生無令聞，死無異蹟，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，講習者罕記其名；而虛班史傳，妄占篇目，若斯人者，可勝紀哉！（列傳篇）

……今之修史者則不然，其有才德闕如，而位宦通顯；史臣載筆，必爲立傳。其所記也，止具其生前歷官，歿後贈諡，若斯而已矣。雖其間伸以狀跡，粗陳一二么麼恆事，曾何足觀？始自伯起、魏書迄乎皇家五史，通多此體。流蕩忘歸，史漢之風忽焉不祀矣。（雜說下）

列傳之煩，由於採撰之濫，故史通又云：

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而斗筭之才，何足算也。……或才非拔萃，或行不逸羣，徒以片善取知，微功見識，闕之不足少，書之唯益其累。而史臣皆責其譜狀，徵其爵里，課虛成有，裁爲列傳，不亦

煩乎？（人物篇）

父官令長，子秩承郎，聲不著於一鄉，行無聞於十室；而乃敍其名位，一二無遺。此實家牒，非關國史，其煩四也。（書事篇）

而史書之自序，繁冗尤多，史通譏之曰：

班固漢書，其自敍苞括所及，踰於本書。後來敍傳，從風而靡。施於家牒，猶或可通；列於國史，多見其失者矣。（序傳篇）

史通力闢才德闕如，強爲立傳之謬，而對於庸碌備書者，亦不以爲然，故人物篇云：

……但近史所刊，有異於是。至如不才之子，羣小之徒，或陰情醜行，或素餐尸祿，其惡不足以曝揚，其罪不足以懲戒，莫不搜其鄙事，聚而爲錄，不其穢乎？（內篇三十）

四曰史事之闕書：人物篇曰：『有關時政，不可闕書。但近史所刊，有異於是。』（內篇三十）

書志篇亦曰：『……亦有事有可書，宜別標題；而古來作者，曾未覺察。』（內篇第八）

五曰撰注之不實：劉子玄先生嘗謂前史所載，多非實錄，不足徵信。其所以非爲實錄之故，

綜史通所述，概有三端：一曰徇情曲筆；二曰所據多謬；三曰因習模擬。

I. 徇情曲筆，言不稱美：史通曲筆篇，謂曲筆有三——

(1) 徇私意見之曲——舞詞弄札，飾非文過……用舍由於臆說，威福行乎筆端，

(2) 恩讐賄賂之曲——事每憑虛，詞多烏有；或假人之美，藉爲私惠；或誣人之惡，持報己讐。

(3) 瞻徇貴冑之曲——……至如朝廷貴臣，必父祖有傳；考其行事，皆子孫所爲。而訪彼流俗，詢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實。

散在他篇者，尙有二端——

(4) 粉飾——史通浮詞篇曰：「輕事塵點，曲加粉飾。求諸近史，此類尤多。」言語篇曰：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。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。」雜說篇下亦曰：「昔劉勰有云：自卿淵已前，多役才而不課學；向雄已後，頗引書以助文。然近史所載，亦多如是。故雖有王平所識，僅通十字，霍光無學，不知一經，而述其言語，必稱典誥。良由才乏天然，故事資虛飾者矣。」

(5) 潤色——敘事篇妄飾曰：「……而史臣撰錄，亦同彼文章，假託古詞，翻易今語。潤色之濫，萌於此矣。降及近古，彌見其甚。」又曰：「……而今之所作，有異於是。其立言也，或虛加練飾，輕事雕彩；或體兼賦頌，詞類俳優。文非文，史非史，譬夫烏孫造室，難以漢儀，而刻鵠不成，反類於鶩者也。」

II. 所據多謬，不足徵信：

史通內篇第十五，列舉前史採撰之失。綜其所論，約有五端。詳見

採撰篇，茲列其目——

(1) 借詞誣譏詭妄之失；

(2) 喜載恢諧小辯之失；

(3) 廣錄神鬼怪物之失；

(4) 謬徵偏狹志乘之失；

(5) 妄信傳聞訛言之失；

III. 因習模擬，失其天真：夫史之所記，貴乎真確；故事有質遷，而言應變革。無如唐前諸史，

書法體例，多效往史。或因前史之文，或拘往史之例；記言則勇效昔言，怯書今語；載事則模擬舊籍，鮮知變通。其詳具見史通因習言語模擬邑里及其他諸篇，茲從略焉。

六曰史體之靡麗：劉子玄先生嘗謂史體靡麗，與文相亂。綜觀史通所述，史體藻麗，約有二

因：一曰文史之合一；二曰史官之粉飾。請略論之——

I. 文史合一 自史官不舉厥職，史書皆成於文人。

昔魏史稱朱異有口才，摯虞有筆才。故知喉舌翰墨，其辭本異。而近世作者，撰彼口語，同諸筆文。斯皆以元瑜孔璋之才，而處丘明子長之任。文之與史，何相亂之甚乎？（雜說篇下）

……但自世重文藻，詞宗麗淫。於是沮誦失路，靈均當軸。每西省虛職，東觀佇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遂使握管懷鉛，多無銓綜之識；連章累牘，罕逢微婉之言；而舉俗共以爲能，當時莫之敢侮。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，才若班荀，懷獨見之明，負不刊之業，而皆取窘於流俗，見嗤於朋黨；遂乃哺糟歠醢，俯同妄作。披褐懷玉，無由自陳。此管仲所謂「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，害霸之道」者也。（覈才篇）

……而近代趨競之士，尤喜居於史職。至於措辭下筆者，十無一二焉。既而書成，繕寫則署名同獻。爵賞既行，則攘袂爭受。遂使是非無準，真僞相雜。生則厚誣當時，死則致惑來代。（史官建置篇）

II. 史官粉飾 文人爲史，已不知體要，更重以文飾，而史事益不可問矣。

雜說篇下云：「自梁室云季，雕蟲道長。平頭上尾，尤忌於時。對語儻辭，盛行於俗。始自江外，被於洛中。而史之載言，亦同於此。假有辯如酈叟，吃若周昌；子羽修飾而言，仲由率爾而對，莫不拘以文禁，一概而書。必求實錄，多見其妄矣。」

論贊篇亦云：「大唐修晉書，作者皆當代詞人。遠棄史班，近宗徐庾。夫以飾彼輕薄之句，而編爲史籍之文，無異加粉黛於壯夫，服綺紈於高士者矣。」

故惑經篇又曰：「……考茲衆美，徵其本源，良由達者相承，儒教傳授；既欲神其事，故談過其實。」
七曰機械之模仿：諸史摸仿之失，劉子玄先生已在史通因習，邑里言語，模擬諸篇論之矣；
史通又云：「……夫擬古而不類，此乃難之極者。……嗚呼，自子長以還，似皆未睹斯義。」（模擬

篇）六家篇尙書家亦云：『爰逮中葉，文籍大備。必翦截今文，模擬古法；事非改轍，理涉守株。』

劉子玄先生不滿於前史，已如上述；故史通譏評古今之語，幾逐篇可見。（愚嘗撰劉知幾對於舊史之批評一文摘述之）即對於備極譽之王劭及宋孝王，亦有貶辭。史通補注篇謂：『王宋之鄙碎，言殊揀金，事比雞肋。』雜說篇下又謂：『如宋孝王王劭之徒，其所記也，喜論人帷薄不修，言貌鄙事。訐以爲直，吾無取焉。』則子玄先生對於舊史之愜心者，蓋亦寡矣。唐前諸史，既不足徵信，子玄先生因有改造前史之意，故史通自敘篇曰：『嘗欲自班馬以降，訖於姚李令狐顏孔諸書，莫不因其舊義，普加釐革。』然終恐招物議而止。（又見浮詞篇）美志不遂，始撰史通以見其意。故其自敘有「若史通之爲書也，蓋傷當時載筆之士，其義不純，思欲辨其指歸，殫其體統」之語。然子玄先生論史，評騭允當，從不爲無稽之談；每舉例證，以資徵信。且不祇爲消極之批評，而更爲積極之建議。前史體例乖越，史通內篇因詳論史家之體製。籍載史文靡麗，因習模仿，因倡文史分離之說。傷往史記事之闕濫也，因有煩省之作。感史書敘事之煩蕪也，因有敘事尙簡安飾之篇。感於史籍譌注之不實也，因著言語探撰直書諸篇。